



百年振强

1907 - 2007

卷四·卡江文苑

民生橡胶林



郑光壮摄

目录.....	编辑部.....	(1-3)
卡江文采		
勉哉勉哉 吾校振强.....	林汉文.....	(4-5)
老照片.....	林汉文.....	(6)
送别.....	林汉文.....	(7-8)
歌唱伴随我的一生.....	杨月云.....	(8)
万隆船.....	林汉文.....	(9)
难忘咖喱香.....	黄新聪.....	(10)
梁璇秋有女不能认.....	黄新聪.....	(11-13)
罗湖桥之梦.....	黎明祥.....	(14-17)
为振兴华文教育而努力.....	王文儒.....	(18)
西藏见闻录.....	周秋有.....	(19-24)
啊! 椰树.....	王坚辉.....	(25)
为振强建校100周年而作.....	郑序丰.....	(26)
在那友善相处的岁月里.....	饶福生.....	(27)
坤甸阿坤甸人.....	翰 荣.....	(28)
回忆振强的岁月.....	王群智.....	(29)
给许志先生的一封信.....	王群智.....	(30)
喜读姚老文章有感.....	林长海遗作.....	(31-32)
悼念许雄伟先生.....	姚辑文遗作.....	(32)
投身《黎明报》回忆录.....	杨国豪.....	(33)
父母感言.....	郑永城 郭丽芳.....	(34)
坤甸振强学校幼稚心灵成长的摇篮.....	杨国豪.....	(35)
振强学校百年华诞有感.....	刘昔芝.....	(36)
忆振中.....	吴宝华.....	(36)
中秋节.....	柯道庆.....	(37)
振强儿女2007见.....	胡柄兴.....	(38)
卖牛肉“果条”的辛酸.....	胡柄兴.....	(39)
鼓浪屿下榻.....	王兼发.....	(40)
夜宿山顶.....	王兼发.....	(40)
梦中的人心果树.....	李翠萍.....	(41)
斜阳.....	李翠萍.....	(42)
忆起那段日子.....	李翠萍.....	(43)
振作自强.....	刘乃文.....	(44)
坤甸三神宫庙.....	郑银申.....	(45)
半世纪回眸.....	刘乃文.....	(45)
背井离乡.....	胡日申.....	(46)
林文祥老师坎坷的一生.....	林智勇.....	(46)
天无绝人之路--.....	吴榕秋.....	(47)
奋斗的人生郑光健.....	林世芳.....	(48)
汉语桥-.....	陈瑾辉.....	(49)
从华校停课四十年.....	林丽君.....	(50)
关校前后.....	陈炯韬.....	(50)
少年归国赤子心, 暮年回首无悔憾.....	编辑部.....	(51)
《印度八十四位大成就者》简介.....	周秋有.....	(52)
坦提巴、古古热巴.....	周秋有.....	(53)
米那巴、阿精达.....	周秋有.....	(54)



翰墨飘香

临池学书,漫谈书法,临书秘诀.....	王兼发.....	(55)
国内墨宝.....	陈浩凯书.....	(56-57)
国内墨宝.....	吴扬名书.....	(58)
国内墨宝.....	卢瑞华书.....	(59)
国内墨宝.....	吴松茂书.....	(60)
国内墨宝.....	吴光光书.....	(61)
国内墨宝.....	许映金书、阳生书.....	(62)
国内墨宝.....	林绵凯书.....	(63)
已故书法家遗墨.....	孙季刚遗作、方步樵遗作.....	(64)
已故书法家遗墨.....	游文华遗作、陈维屏遗作.....	(64)
	林道勋遗作、许雄正遗作.....	(65)
已故书法家遗墨.....	陈明堂遗作、张世成遗作.....	(66)
已故书法家遗墨.....	沈贤士遗作.....	(67-68)
现时书法家墨宝.....	蔡剑声书.....	(69-72)
现时书法家墨宝.....	彭涛书.....	(73-74)
现时书法家墨宝.....	庄玉兰书.....	(75-77)
现时书法家墨宝.....	张喜顺书.....	(78)
爱好书法之校友.....	许惠生书.....	(79)
爱好书法之校友.....	许辉书、胡炳兴书.....	(80)
爱好书法之校友.....	王兼发书.....	(81-82)
爱好书法之校友.....	郑银申书、林道伟书.....	(83)
爱好书法之校友.....	陈瑾辉书、高明生书.....	(84)
爱好书法之校友.....	林勤造书.....	(85)

丹青神韵

国画.....	林绵凯校友绘.....	(86-88)
国画.....	许映金校友绘.....	(89)
国画.....	潘大鸿校友绘.....	(90)
国画.....	吴哲辉校友绘.....	(91)
国画.....	庄玉兰绘.....	(92)
国画.....	许辉校友绘.....	(93)
游文华老师国画遗作.....	编辑部.....	(94)
李昆峰老师国画遗作.....	编辑部.....	(95-96)

故乡风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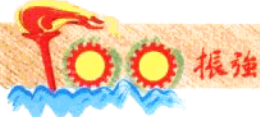
摄影.....	白聪贤.....	(97-98)
摄影.....	李鸿时.....	(99-100)
摄影.....	郑光壮.....	(101-102)

诗词骋怀

谈谈写诗学书、诗话通讯、诗话箴言.....	王兼发.....	(103)
-----------------------	----------	-------

诗词

根叶情思、如梦冷、卜算子.....	凌彬.....	(104)
满江红,蝶恋花.....	黄汉侠.....	(104)
述怀.....	陈浩凯.....	(104)
奉和浩凯“述怀”并序.....	陈汉琴遗作.....	(104)
致西加弄潮儿.....	黄让堂.....	(104)
王兼发诗词选.....	王兼发.....	(105-106)



振强百年庆 - 流春令、阮郎归.....	杨容舜.....	(107)
无题.....	丘金水遗作.....	(107)
无题.....	邓崇鑫遗作.....	(107)
美哉卡布亚斯、咏坤市新貌.....	邓崇鑫遗作.....	(107)
陨星颂，山河赞.....	杨国豪.....	(107)
咏竹.....	郑银申.....	(107)
颂坤甸振强，晚缘，学诗班，顺德湖，.....	吴榕秋.....	(108)
执着（古风）.....	李翠萍.....	(108)
下棋、塑胶花.....	周瑞阳.....	(108)
振强母校.....	林勤造、王兼发.....	(108)
百年振强.....	许 鸾、王兼发.....	(108)
港澳回归、送别、振中同学联欢.....	王兼发.....	(108)
振强百年志庆、同窗情.....	周瑞阳、王兼发.....	(109)
烛影.....	李翠萍.....	(109)
振强园地颂（古风）.....	林炳壮.....	(109)
颂“振强园地”树壮花娇（古风）.....	那善童.....	(109)
观海听涛、看今朝、人大政协两会.....	王兼发.....	(109)
“百家争鸣”教育讲座、振强迎来百岁华诞.....	王兼发.....	(109)
凌彰译诗.....	凌 彰.....	(110-112)

诗歌

新年寄语.....	廖文仲.....	(113)
美丽的卡布阿斯河、再见吧，南洋！.....	黎明祥.....	(114)
我们同祖国心心相连、.....	黎明祥.....	(115)
祝福、诉衷.....	郑序丰.....	(115)
战斗吧.....	林克纯.....	(116)
从历史走来.....	黄汉权.....	(116)
祖国.....	凌 彬.....	(116)
笔的呐喊、飞吧，孩子、望卡江、望海.....	李翠萍.....	(117)
怀旧迎新、母校恩情.....	林文隆.....	(117)
说西加.....	林文隆.....	(118)
浮萍、海外华裔“和而不同”.....	王兼发.....	(118)
小小字典.....	李翠萍.....	(118)
坤甸振强学校百年志庆.....	胡日申.....	(118)
情系母校.....	黄国亮.....	(118)
中秋节的思念.....	柯道庆.....	(118)
郑光壮诗选.....	郑光壮.....	(119)
王兼发“嫦娥”诗选.....	王兼发.....	(120)

歌赋神逸

《慈母颂》.....	许辉曲、词.....	(121)
《教师颂》.....	许辉曲、方步礁词.....	(122)
《百年振强》.....	许辉曲、王兼发词.....	(123)
《卡江颂》.....	陈浩旋曲、邓崇鑫词.....	(124)
《赴战歌》.....	朱毅曲、徐明词.....	(125)
《祖国之恋》.....	朱毅曲、田兵词.....	(126)
《毕业歌》.....	林勇南校长、张永成曲、词.....	(127)

“勉哉勉哉，吾校振强”

林汉文

我在“风景旧曾谙”文章中，曾叙述我于1992年、1997年在坤甸探亲时，常常独自去巴刹，品尝那芳香的咖啡和炸香蕉，情依依而意无尽……

我目光四望，眼前景象，当年振强学校的旧址，在我脑海浮起，使我思绪起伏，感叹万千，真有难言的伤感和悲怆。

记得振强学校的对面是德育女子学校，左边望去是早期“黎明报社”与“中华青年会”的旧址。那时多么使人振奋，歌声飞扬，一群风华正茂、拼搏豪情的年轻人，欢声笑语的校园生活；忆当年，回味无穷……

虽然，目前的景色，振强学府已成为历史的传说，但她那百年树人的遗风，“做一个有用的人”仍在卡布阿斯江畔回响，是振强学子心上的一座丰碑。

19世纪初，坤甸老埠头的华族，人口增添很快，市场发展初具规模；当年的小家店铺，急切需要大量有用的人才，华族有识之士，懂得只有兴办新式的学校，才能顺乎潮流，适应时代的发展。于是，清光绪三十三年，即1907年，便在卡布阿斯江畔，办起坤甸第一座华文小学，称之为“公立振强小学”。

据王兼发先生的考证与分析，“振强”二字的含义是：振是振作，发奋图强而兴起，强是坚忍不拔，强大而自强不息也。

“振强学校”办学的宗旨很明确，是为了振奋精神办学校，培育桃李芬芳、满园春色的人间；学生要“精勤学问”和“增强体格”，才能英姿勃勃，经受磨练，在各种逆境中迎接挑战！从此在卡布阿斯江畔，便响起了一首动人的校歌：“勉哉勉哉，吾校振强，吾办学热心肠；昔普胜法，归功于小学，其责任长，精勤学问，磨练体魄，准备翌日好登场。勉哉同学，彼此切磋，发奋耀国光。”

当年的坤甸小埠，只要会写信，打算盘，便被称作有学问的“财库”，也就是会记帐算帐、写信的“管家”。他们备受老板的重视，在社会上是被尊重与羡慕的人。

历史在变迁，时代在前进，知识就是力量。为了提高学生的知识，到了1939年，振强学校又办起初中班，以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适应历史潮流的发展。

当时振强中学已有学生百余人，到1941年夏，便有一班学生毕业，是振强中学最初的一届初中毕业生。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学校遭到日寇铁蹄的践踏，学生与教师在血雨腥风中，纷纷逃往深山密林……

坤甸华社经历了三年八个月的灾难，劫后余生的华族有识之士，深深认识到办学的迫切任务，于1945年10月初，坤甸“中华公会”决定由“教育委员会”统筹统办教育事业，成立了“中华公学总校”，下辖八个小学。即：振强为第一校；新华为第二校；中华为第三校；民强为第四校；善牧为第五校；海星为第六校；华中附小为第七校；新建第八校（位于爪夷）。

战后，华社兴学办学的景况，大有雨后春笋之势，令人兴高采烈于一时，但由于教委会统办的时期，时间很短，于1949年便作冰消瓦解矣。然而，华社有识人士，面对华校出现的危机和困境，便各自重新成立学校董事会，独立自主地办学。

振强学校董事会成立后，便将新“中华中学”和一校恢复原名“振强中小学”，重振雄风；从此学校办得蒸蒸日上，学子也迅速增长；1956年春，振强中学又办起高中部；以便使一些因经济能力或其它原因，希望留在坤甸继续上学的学子有所依归。



“勉哉勉哉，吾校振强”……歌声响彻会场的情景。



许主席在台上领唱校歌。

振强三座校址，慕西路正校，R. A. KARTINI路分校，和高中部，那是学子继续攀登知识高峰的学府，正在蒸蒸日上，如日中天，却遭遇“9·30”事件之灾，于1966年4月28日，被当局下令关闭，正校被夷为平地。教师与学生万般无奈，各走东西。

然而“勉哉勉哉，吾校振强”的音符，仍在卡江上回响飘荡，唤起振强学子的回忆与沉思。分散多年的同学偶然重逢，当面对同窗友好，望着他微笑的双眸，眼瞳炯炯闪光，那是多么纯真的情感，彼此心中的辛酸，皆在不言中。

但是，振强精神依然是青春火焰，继续在人生大道上灼灼燃烧，哪怕是历史的风云突变，狂风暴雨，打得江上的浮萍，零落漂流而各自西东；当年同学的嘹亮歌声，尤其是老师的谆谆教诲，毕生难忘，哪怕是人在海角天涯，仍旧在学子心中奔流不息，除了心脏停止跳动；当年校前师生的合影，依然摆在茉莉花香的桌上。

我于1992年去坤甸探亲，只见校友潘庆荣、朱均元，久别重逢话当年，几多风云突变，人间世事不堪忆。1997年又去坤甸，只去看望朱均元，潘庆荣已迁至雅加达，只有通过电话问好；也与姚辑文老师，朱国俊(冠莲)老师通过电话问好，还拜访了林长海、赖婉琴、赖锡潘等校友；还有一位振强的得意门生、亦商亦文的林文隆，他常在报刊抒发对卡布阿斯江，悠悠不断的故乡情思。

如今，若有一位同学，轻轻地唱出“勉哉勉哉，吾校振强”的校歌时，很容易引起坤甸人侧耳恭听；如果是同窗，更是令人情怀激越而眼瞳闪闪……好似长流不息的卡布阿斯江，浪花频频地回响着“勉哉勉哉，吾校振强”……

林汉文简介



林汉文，1925年生于印度尼西亚西加里曼丹坤甸，是第四代侨生。早年曾在印尼巴城的中华中学与八华学堂读书，经历了太平洋战争的逃亡生涯，目睹了日军在印度尼西亚西婆罗洲的大屠杀。战后留学新加坡，学成后回印尼从事家族生意。其间不断写作耕耘，曾用“追击”和“向海”等笔名在坤甸《黎明报》和《中华日报》等媒体上发表文章与诗作。1951回国，长期在北京商业部门工作，业余研究东南亚华侨问题，并从事文艺写作。近期作品多为历史游记系列，以2003年和2006年出版的《卡布阿斯河》、《赤道风雨》为代表作。作者对东南亚华人历史、风土人情及华侨青年参加的抗日战争史的描述，对了解或研究华侨历史具有不可多得的参考价值。

林汉文先生幼年就读坤甸，与振强学校有极深厚渊源，曾发表多篇关于振强的文章，此为其中的一篇。

老照片

林汉文

窗外，雪花飘飞，一片白茫茫的迷人景色，屋里却是暖和如春，在万籁俱寂的深夜，人们已经在梦乡里遨游，我却独自在灯光下，悄悄地翻阅珍藏了五十多年的老相册，那是凝聚着海外游子的人生。

这一张老照片，格外地令我毕生难忘，凝视着它，常常令我心潮澎湃……

这是20世纪50年代初期，摄于印度尼西亚雅加达丹绒不碌码头的老照片。它令我陷入沉思与冥冥畅想中，当年那近乎狂热的情景，实在感人肺腑，动人心弦……

看吧！多少白发苍苍的老人，眼眶里闪烁着喜悦的泪花，颤抖的双手抚摸着儿女的秀发，满怀深情的希冀与期待，声声不断地嘱咐与叮咛，把海外儿女的心愿与祝福，带回“亲爱的祖国”去！成千上万的海外游子，从各个不同的岛屿、从四面八方的城市与小镇及偏僻的村寨，像淙淙流淌的清溪，坦坦荡荡地奔向江河而聚集于大海。当各地游子，聚集到这里，这里即刻成了沸腾的海洋。

多少风华正茂的峇峇，壮怀激烈、昂首阔步，多少豆蔻年华的娘惹高唱青春之歌，他们继承了华侨爱国的光荣传统，告别了椰风蕉雨的家乡、童年的乐园，踏上波涛汹涌的归途！

这边唱，那边和，歌声处处，笑语声声，还有锣鼓咚咚，鞭炮哗哗叭叭，多少海外游子，满怀激情，在欢唱《歌唱祖国》的主旋律中，健步登上了“芝万华”或“芝渣连加”的巨轮，乘长风破万里浪……！

有几位年青人，依着船上的栏杆，挥舞着手巾，深情地唱着苏联名歌《青年团员之歌》：“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

有人说：祖辈的故土，像一座“围城”，里面的人，千方百计地想往外面跑，自古至今的趋向，皆是如此，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甚至有甘冒生命的危险，偷渡到境外的；然而，许许多多游子，却偏偏要往“围城”里涌来。

这到底是什么神奇的魅力，令这么多游子面对一片废墟，满目苍凉的故土，却真挚地爱得那么深沉，义无反顾，勇往直前，就像夏日的飞蛾，一群群、一批批，闪烁着人生最崇高的理想，前仆后继地扑向不灭的灯火。

每个游子，就像热带雨林中矫健的燕子，展翅飞翔，她们脱去了鲜丽的纱笼与花枝招展的迷你裙，换上了蓝色或灰色的布衣，如此巾帼风姿，红装素裹更迷人！男儿笔直的中式衣帽，显得格外潇洒而英俊！

他们那颗颗赤诚的爱心，不是简简单单的一句话：“爱国！”或轻描淡写的游子情怀，所能概括和足以表达的呀！这是不可言传而需要心领神会的。

这种壮志豪情，极其难能可贵的品德，足以动天地而泣鬼神，足以让历史学家甚至几代人，不断地探索与研究。

游子在海外有优裕的生活，毅然归来，图的是什？有些人不理解，甚至怀疑他们别有用心。简直不可思议！这些人根本不懂得“不爱金钱爱故乡！”这句千秋绝唱。

艰苦献身的报国之路崎岖而漫长，生活中尝尽了外人难以想象的辛酸苦辣，经历了风吹雨打和漫漫长夜，游子的心弦依然在弹奏那悠悠不断、情意绵绵的游子吟，依然是九死不悔地抒发游子的心曲：“春蚕到死丝方尽……”。

我想当年的游子，20世纪50年代的“年轻人”，如今在长城脚下，当金色的阳光抚摸着银白色的秀发，再回眸凝视这一张依然清晰的老照片，不知是感慨万千，还是回味无穷！或者是残存的热血，依然是那般炽热而激动……！

窗外，雪花飘飞，室内，灯光下，我久久地凝视着，这一张，何其壮观而令人难以忘怀的老照片，上下五十年……

如今，许多人，已是鬓发斑白而步入休闲的夕阳岁月，但心中的激情，依然是波涛汹涌，依然是那种挥也挥不去的情怀与思念……

（2002年12月于北京）



郊外旅游时合照。

《送别》

一曲长相忆

林汉文

2007年3月1日，西加里曼丹侨友会（主要是在京振强校友）在王府井皇冠大酒店，欢迎印尼雅加达的坤甸振强校友会主席许志先生。在座谈会上，许志先生热情洋溢地介绍了坤甸振强学校的历史沧桑，在谈及那令人难忘的岁月时，当场唱起了怀旧歌曲《送别》，那动人的歌声，立即引起在京校友的和唱，歌声激荡而悠扬，一下子把学友们的心，凝聚在一起，从北国长城到千岛海滨，从滚滚长江到卡布阿斯河，回荡着：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
人生难得是欢聚，唯有别离多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问君此去几时还，来时莫徘徊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
一瓢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把人引入中国的长亭，古语有“三里一短亭，五里一长亭”之句，说明“亭”不但提供了旅人休息的薄檐，也记录着离人彼此告别的心伤，令人想起梁山伯与祝英台，长亭送别情依依。

“长亭”“古道”是经典的离别场景，芳草萋萋，好友分别，离情满怀，是祝福？是离愁？都在无言中，是金光大道？还是羊肠小道？夕阳斜照，江流滚。。。

我对亭子，情有独钟，在北京景山上的亭子，一览几千年，历代朝廷变迁的风云迭起；在颐和园湖边的亭子，春暖花开时节，独倚栏杆，看游人春风得意；秋风送爽，登上香山亭子，看满山红遍，霜叶红于二月花。

芳草翠绿，一望无际，望不到边，友情，初恋与怀念的心思，绵绵不断，虽隔大海波涛千万里，犹如一线牵。

在古道上或湖边，杨柳轻飘，拂在伊人身上，会感到非常温柔，令人触景长叹，多情自古伤别离。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笛，是旅人心爱之物，经常吹出幽怨思念的心声，一个“残”字，便道出凄清悲凉的长相思，曲终人不见。

夕阳斜照的余晖，映照着那边山上的高峰，过后又是一座山峰，重叠的迷雾，云深不知处，令人望而却步，李白云：“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遥不可及。伊人的归程，便成为今生的梦幻，啊！——

海风轻拂是温馨，斜阳余晖是温暖，友情的珍重是温情，这是人生最宝贵的音符：好友一旦分别天水一方，时间一长，岁月无情，人生难得一知己知音，飘零凋落奈何天。

“一瓢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人生有相聚，就有别离，别离是无可挽留，只好把酒酌满杯，痛快地尽情地一醉方休，今朝有酒今朝醉，余下的欢乐与歌唱，就留在酒醉中梦别，这无限的伤心，就寄托在难以忘却的梦幻中。

“问君此去几时还，来时莫徘徊。”

歌声回环往复与缠绵萦繁绕的思绪，悠悠不去，恰好道出了友情的珍贵，难分难舍，学友要离去，就不知哪年哪月再相逢，情不自禁，急不可耐地握着伊的手，追问伊归程的日子，并规劝伊归来时，一定不要犹豫。

“人间难得是欢聚，唯有别离多。”

我们这代尚存的学友，总是聚少离多，所以友谊的欢聚，使显得格外珍贵。尤其是五洲四海的学友欢聚。千载难逢，百年大庆。来吧！校友！让我们共同举起坤甸振强，酝酿百年的醇香美酒，共话百年的历史沧桑与历史贡献。卡布阿斯河缓缓地流，出口就是大海，一望无边，送别时的学友，内心处自然而然会发出同一的人生感悟，说不尽的苦涩，皆在水声中。

“送别”，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盛极一时的著名校园歌曲，是中国五四时期，著名音乐教育家李叔同先生于1914年，根据美国人J·P·奥特威所作的曲调。（美国歌曲“梦见家和母亲”，是首十九世纪后期，盛行于美国，仿照黑人歌曲的格调，低沉幽怨），填以新词而成的校园歌曲。

在中国大江南北一带，家喻户晓，数十年中，成千上万的大中专学生，就是唱着这首歌，告别母校老师，走向社会的。

-----《送别》转第8面

歌唱伴随我的一生

纪念振强创校一百周年随谈

杨月云

振强是我歌唱生涯的摇篮。在我七岁刚进入小学一年级的時候(约1939年)就被李华珍老师选中,并培训我唱歌、跳舞,代表学校去表演。当时中国正被日本侵略,国难当头,人民处于水深火热的苦难年代。海外华侨纷纷掀起爱国救灾运动。侨团组织各学校出节目演出筹款。我演出的节目是“义勇军进行曲”和“采莲”。由于演出成功,很受欢迎,往后每年都代表学校出节目演出。继有赖玉华老师(赖炳文女儿)教我的“我爱我的祖国”、李华珍老师教的“踢踏舞”、“神灯”。经历日本南侵三年八个月以后,约在1945年至1946年间振强复校,我插入五年级就读直到六年级毕业。这两年期间我演出过郭武坚老师指导下的独幕剧“饥饿线上”,还有青年会演出的“海恋”话剧,我主唱“南洋颂”,还有“铁蹄下的歌女”等。这些筹款救灾活动是振强的爱国行为,也对师生进行了爱国主义教育。我在椰城读中学和回国升学后,都有在学校合唱团担当领唱和独唱,在学校工作也是如此。由于命运的安排,我没有成为专业歌唱者,还经历了漫长坎坷的岁月,但我从未间断过歌唱!我以歌寄情,在家里自己哼唱,有机会与朋友相聚时也唱歌,朋友们都喜欢听我唱歌,我以歌抒发情怀,以歌声带给朋友欢乐!

来到香港以后,近几年常见到阔别了几十年的同学或朋友,他们都提起我唱过的那些歌。我自己都忘了,他们就唱给我听。其中在河南郑州的同学林婉珠还把我唱过的“忆良人”抄寄给我,还写了几句话:您的歌声永远在我美好的记忆中!唱吧!歌声会使我们的童心永存!

我现在参加了一个香港业余发烧友组织的香港友谊沙龙。龙友都是一些有深厚声乐训练根底的美声唱法歌者,有本地的,也有从国内出来的专业歌唱者。每年都有数次演唱会或大师班,请本港或国内、国际上的歌唱家来指导、评述等。我在这组织里得益不浅,唱到老学到老,逐步提高自己的歌唱技巧,也使自己的晚年生活过得更充实了。我这七十多岁的老人还能站在香港大会堂的舞台上自由地高歌,获得听众的掌声和受欢迎的程度不逊于少年时呢!遗憾的是自己起步太迟,年事已高,身体日渐衰弱,不知还能唱到何时。希望能在建校100周年同学聚会上为母校献上一曲,那是多么有意思啊!

振强在我短短几年的少年生活中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它启发我对音乐的兴趣,给我积累了舞台表演的经验。振强美丽而具有特色的校舍(虽然已被拆去),振强的老师、同学都使我永生不能忘怀!

振强在坤甸华文教育史上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它所培养出来的学子在各地、各行各业都为社会作出了贡献。有的成为医生、工程师、作家或企业家。这次振强百年纪念活动,就是得到各热心校友出钱出力才能成事的。这里我要特别提到的是许志校友(他是前校董许雄伟的儿子),他为了筹备这次纪念活动,马不停蹄地到处奔跑。例如他在二月底三月初,用了五天的时间从印尼飞到香港、广州、北京、上海(四个城市,每个城市才住一晚),去联络各地的校友,宣传这次纪念活动的意义、内容、行程安排等,并动员校友踊跃参加开会,踊跃投稿到纪念刊物上。他还访问了一些振强的老师前辈,搜集振强的历史资料,让校友们对振强的历史有更清晰的认识。他说因为华文教育在印尼中断了几十年,如果我们这一代人不整理振强的历史资料,恐怕以后没有人记得振强了。所以他似乎分秒必争的积极投入筹备工作。他的妹妹许辉也在印尼为大会准备文娱节目。他们兄妹对振强的奉献精神,使我很感动与钦佩!有了这批热心奉献的校友,相信振强的精神一定能够发扬光大,振强的教育历史将得以延续!

祝振强百年纪念活动顺利举行,圆满成功

---《送别》接第7页---

每当我观看电影“早春二月”,“城南旧事”,听到“送别”的音符时,全身心血为之激动,眼眶早已湿润:看日本影片“啊,野麦岭!”当听到日本歌曲作家童球溪,采用“梦见家和母亲”的旋律,填写了一首名为“旅愁”的歌时,同样不能控制自己的泪水;为什么“梦”的旋律,具有那么强烈的魅力,几乎不受时间地区的不同,感染了一代又一代学子。

在西加里曼丹卡布阿斯河畔的亭子,也有许多振强、华中的学友,唱着“送别”歌曲,奔向天涯海角,继写绮丽人生。

夕阳映照着卡布阿斯河的水波,金光闪闪,海风轻拂椰子树叶,舞影婆娑,浪花奔放的爪哇海,波涛轻唱,伊人歌音,犹在耳边迴响,还是让同桌的你,感到无比的温馨,温暖与温情,这就是振强学校的音符,也是卡布阿斯河的旋律。

芳草碧连天,青青小草,哪怕是经过了黑云压城城欲摧,暴风骤雨的袭击,疾风知劲草,也似倔强的生命,勃勃生机;空旷的天空,晴朗万里,预示着振强百年,校友们格外珍重,华族欣逢第二春的良辰美景,继承发扬学校遗训,振奋精神自强不息,为千岛故乡,创造和谐民族家园。

万隆船

林汉文

“万隆船”的称呼，是从何而来？是怎样产生的？Ban dung，印度尼西亚语指的是一双一对的意思。一艘气轮船拖着左右各一艘由舢舨改制而成的独特的客货船，其实就是盖在舢舨上的房屋。因它是一双一对的造型，印度尼西亚语叫“万隆”。无独有偶，它与爪哇岛上的山城万隆，同音同声；这有意思的巧合，便是对万隆船的称呼。

万隆船是卡布阿斯河特有的产物，游人在别的地方，是看不到这样的水上行宫。它的其中一艘作为船舱，下层满载油，盐，大米，烟草及各类副食品等，上层作为船员的起居；另一艘满载各种生活日用品，船舱上是船主的起居和旅客卧室。

每当万隆船逆流缓缓而上，航程非常漫长，旅客们闲得无聊，便大摆麻将战场，整天整夜，甚至废寝忘食战犹酣，当船只将抵达小埠时，才挂起免战牌。

万隆船每到卡江边的小埠，船便慢慢地停泊在船主与之有联系的商家之“兰亭”，卸下商家需要的货物；船主把货物卖给商家，多是放贷赊卖。小埠商家再把货物，运至各个乡村山县，同时收购当地人的土特产与猎物，实际上是以货换货的方式进行交易。这便是笔者在《卡布阿斯河》一书中，描述过的华族在西加经济发展中的买卖方式。

万隆船的到来，也给小埠带来些信息、书信、报纸杂志，当年还没有无线电通讯，这是很珍贵的信息传递和交流。当年小埠河边，兰亭上的伊人情影，婀娜多姿，是引人入胜的风景线。傍晚时分，窈窕淑女常常在店前屋檐下，三两成群，低声细语，眼瞳炯炯，注视着街上闲游人影，搜索她们心中的白马王子，犹如含苞欲放的花蕾，期待春风一度梦中情。

当年日寇发动太平洋战争，坤甸遭到狂轰滥炸之后，我父亲租用了一只万隆船，与舅父等几家人由汽轮拖航，逆流而上到了新当，船便分开各走各的路。我家的船顺江而下，抵达昔加罗停泊，准备再转船前往道房避难。其实当时爪哇海皆在战争乌云笼罩下，道房也非世外桃源。

记得幼年时，我母亲常常抱着我，口中吟唱着当地民谣“Oleck Oleck Bandung”的催眠小调，催我早些进入梦乡。“Oleck Oleck Bandung”的意思，是摇晃着的一对船儿（万隆船）慢慢航驶，这衬托出“万隆船”的航驶，实在非常缓慢，缓慢得比乌龟的爬行还要缓慢呀！

中国有一首民谣：“摇阿摇！摇到外婆桥”，那也是催促幼儿早入梦乡的小调。我的外婆是生活在卡布阿斯河上游的小埠“槟奴”，可惜我没有搭乘万隆船到过“槟奴”（石叻），没有“摇阿摇！摇到外婆桥”。我从未见过外婆，无疑是我一生的最大遗憾。

万隆船从卡布阿斯河上游，满载橡胶、椰干等土特产，顺流而下驶向坤甸。似是凯旋归来的万隆船，给坤甸居民带来喜悦与欢笑，给西加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是历史不会忘记的。哪怕是远在天涯的坤甸人，几十年后依旧能绘声绘色地描述万隆船的轮廓。

当年万隆船，往返卡布阿斯河往往需要半个月，实在是太缓慢了；当年抵达昔加罗，需要三天三夜，而今公路的行程只需半天，快捷得多！这样，万隆船在航运中便渐渐被淘汰，它慢悠悠的影踪就停泊卡江边的废旧渡口，成了水上人家的行宫，成了点缀卡布阿斯河的风景。



“万隆”船

难忘咖喱香

黄新聪



如果说“荷包鸭”是我家传统中式菜，那么“咖喱鸡”便是我家的传统印尼菜肴。昔日寄居印尼，逢年过节或在喜庆日子的宴席上，必有这道佳肴；及至上世纪50年代，举家回国定居，每逢年节或有客人来访，餐桌上仍少不了“咖喱鸡”。这道“番人菜”成为我家的传统菜肴，可追溯到我的祖母及其前辈那几代人，至今已有百年历史了。

“咖喱鸡”虽是我家传统佳肴，但它在咱们那个大家庭里，并没有取得“合法”地位。原来爷爷传统观念和乡土意识很重，他不认同“咖喱”，认为咖喱是“番人菜”，说咖喱“又臭又辣，有什么好吃的！”因此每年除夕的晚宴和他的寿宴上，“咖喱”类的菜肴是上不了主桌的，只能摆在女眷和小孩的地下围席上。

我家制作咖喱鸡的“菜谱”是由外祖奶奶口头传授给奶奶，而再由奶奶传给母亲和我们这一代人的。外祖奶奶是从唐山“过番”到南洋，还是当地土生土长的“番婆阿嬷”，我未曾打听。在我的印象中，外祖奶奶是相当“番化”的：我们从未见过她穿“唐山衫”，她一年到头穿的是莎笼；她喜欢吃檳榔、榜叶，因此像印尼“老馁馁”（老奶奶）一样，经常口吐血红的唾液；她讲话是三句不离印尼语，“沙央”、“打比”、“马那”（即可惜、但是、哪里）常挂口头；她喜欢吃咖喱、沙嗲、拉克沙、辣椒虾糕酱等印尼菜肴。奶奶则不同，她虽生于印尼，但年轻时回家乡住过一段时间，接受过中华文化的熏陶。她是“唐山衫”、莎笼都穿；能煮咖喱鸡，也会炖“荷包鸭”。但做印尼菜，她仍不及外祖奶奶权威。每次奶奶或母亲煮咖喱鸡时，必先舀一小碗让外祖奶奶试口，只有她老人家感到满意后，方能上盘。

煮咖喱鸡，首先要调制好咖喱料。在我记忆中，母亲调制的咖喱料，其用料不下十来种，主要有小茴香、豆蔻、芫荽子、黄姜、肉桂、干辣椒、月桂叶等。先将这些原料捣碎成粉末状，即所谓的“咖喱料”，将一小半咖喱料同刹好的鸡块捞匀腌数小时，其余的咖喱料用小洋葱，加油爆香，然后加上鸡块、土豆块、香茅，加水至没过鸡块一指，用中火煮半个小时后，加上适量的椰浆（也称椰奶），再煮十分钟即可起锅。煮咖喱鸡或咖喱牛肉，椰浆不能下早，煮的时间不能太长，否则椰浆会化为油脂，椰香味也变成了椰油味。

咖喱源于印度，何时传入东南亚，未考证。咖喱在印度泰米尔语中，是“将多种香料加在一起煮”的意思。如今咖喱已成为世界性的菜肴，在南亚、东南亚、中东乃至欧洲、北美的一些国家的人民都有吃咖喱的嗜好。咖喱是“将多种香料加在一起煮”的菜肴，因此“咖喱料”没有规范或标准化的配方，是根据各国各地区民众的口味而配料的，如印度咖喱，小茴香、黄姜、辣椒偏多，其味香辣浓郁；泰国咖喱加的椰浆多，椰香味特重；印尼、马来西亚的咖喱辣椒和椰浆份量有所减少，味道较清新爽淡。尽管各国的咖喱调料不尽相同，但咖喱的调料离不开小茴香、豆蔻、芫荽子、黄姜、辣椒，也离不开椰浆。如今国内的超市都有各式各样的咖喱粉和罐装椰浆或椰奶粉卖，因此做咖喱并非难事。

咖喱，在印尼是一种深受人们喜爱的菜肴，几乎所有土著人开的饭店、小摊档都有咖喱这道菜，家家户户都飘溢着浓烈的咖喱香味。咖喱以它挑逗视觉的缤纷色泽，多种香料混合所散发出的浓郁香气和香辣中带点神秘刺激的奇妙口感，经常会挑起我们的食欲。我在印尼居住期间，也是咖喱的嗜好者。因为烹制咖喱颇费功夫，如要用手工调制“咖喱料”，要用人工榨取椰浆，因此家里是不常做咖喱的，平时我们便去“巴刹”（市场）买印度人或爪哇人煮好的咖喱鸡、咖喱牛肉解馋。当站在小摊档前，摊主将香蕉叶折成漏斗状，用勺装了一团亮晶晶的米饭，然后又加上鸡肉和土豆块，淋上金黄色的又稠又浓的香喷喷的咖喱汁，不禁食指大动，涎液难止。

我1950年回国后，已多年未闻咖喱香，但对咖喱情深依然。在部队工作期间，航校飞行员食堂有个西餐厅，我曾同一位“西餐”厨师讲过咖喱这道菜，不料他竟一无所知。原来这位厨师伪满时学“西餐”，是在哈尔滨一家“老毛子”餐厅当学徒的，学的是俄式“西餐”。他擅长制作俄国红肠、奶油列巴（面包）；而奶油烤鱼、罐焖牛肉、奶油红汤、罗宋汤更是他的拿手菜，唯独未做过甚至未听说过咖喱这道菜。几天后，他兴冲冲地对我说，他问过了师兄，说咖喱就是小日本料理的“昭南菜”（日本占领南洋群岛时，将新加坡改称为“昭南特别市”），他师兄会做。这位“西餐”厨师跃跃欲试，准备请他的师兄现场指导，无奈营养医生说咖喱是辛辣类食物，燥热，飞行员不宜食用，将这道菜从菜谱中勾掉。

-----难忘咖喱香下转第13面-----

梁璇秋有女不能认

黄新聪

1992年，香港电视台为华东三省水灾举行赈灾义演晚会，当大会接近尾声时，担任晚会主持人的苏姗娜突然宣布自己向灾区捐款美元25万元，折合港币180万。她以清激响亮而又温柔可亲的声调说：“这笔钱是我的养父黎保中临终前给我的，他是一位胸怀‘中国心’的老华侨，一心希望祖国强盛和统一；他在海外漂泊了半个多世纪，葬身异国他乡。现在他的同胞手足遇到了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我代表他向灾区的难民表达这位老华侨的心意！以慰他在天之灵！”会场响起了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这时，在贵宾席上有一位身着华丽服饰的女士，抬头望着正在接受一群女孩献花的苏姗娜，突然感到一阵眩晕，她脸色苍白、额头冒冷汗，不由自主地斜躺在丈夫的身上。丈夫慌忙地将她扶好：“吉奈秋，出了什么事，你的手这么凉？”这位太太稍微镇定过来后，轻声地对丈夫说道：“书平，我们是不是也为灾区捐款？”“是的，我们应该捐点款。捐多少？”此时，这位被丈夫称为“吉奈秋”的女人，斩钉截铁地说：“320万港币！”“320万？怎么，不多不少？”黄书平问道。“你是不是认为太多了？”梁璇秋有点不耐烦。黄书平向她解释说：“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不如报个整数，300万或者600万，也取个好意头。我们集团在中国开拓市场，现在也有相当的实力，赚了钱也应该回报中国社会，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书平，就这么定了，320万港币。”“好，好，320万，就这么定了！”黄书平虽然很爽快地答应，但他心里纳闷，这320万港币是怎么算出来的，是由美元还是泰铢折算出来的。但黄太太心中有数，320万加上苏姗娜的180万正好是整数500万。她又一次没有对丈夫讲实话。

当礼仪小姐送给苏姗娜一份红帖子，苏姗娜心情激动地拿起话筒：“诸位嘉宾和朋友，我现在宣布一个好消息，泰国AS集团董事长黄书平先生和夫人蓬·吉奈秋夫妇向中国华东三省灾区捐赠港币320万元。”她的话音刚落，会场再次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在掌声中，苏姗娜轻步走下舞台，向黄书平夫妇致意，然后很有礼貌地拉着吉奈秋的手，三人一起登上舞台，此时，台上台下掌声雷动。苏姗娜先拥抱了一下黄书平，礼貌性地吻了他的脸颊，然后热烈地拥抱着蓬·吉奈秋。吉奈秋此时真是无声胜有声，她满颊垂泪，紧紧地拥抱着苏姗娜，这是她期待了二十几年的幸福时刻。她害怕这幸福时光很快就要在眼前消失，30秒、一分钟、两分钟过去了，但吉奈秋一直不肯放松双臂，紧紧地搂抱着苏姗娜，这是她的亲生女儿呀。也许是血缘相通、亲情交融，苏姗娜也不愿松开玉臂，两人紧紧地拥抱着在一起。这时，会场上再次响起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电视台的摄影机和新闻记者的照相机镜头一直盯着她们不放，足足有3分多钟。突然间，礼仪小姐走上前来，轻声对苏姗娜说：“苏姗娜小姐，有你的电话。”苏姗娜方如梦初醒，她右臂仍搂着吉奈秋，左手接过手机，听了几句，立即松开了右臂，神色慌张地对吉奈秋说：“黄太太，不好意思，我家里有急事，需要我马上回去。”苏姗娜同黄书平夫妇道别后，对另一位主持人轻声地说了几句，便急步离开会场。吉奈秋以失望和颓丧的眼神送走了苏姗娜。她体会到从未有过的失落感，她感受到有女不能认的痛楚。

苏姗娜离开会场，便自个驾着宝马小车往跑马地的豪宅驶去。

.....

当天晚上，苏姗娜的老母亲，应该说是她的养母林翠玉，从赈灾义演晚会现场直播开始，始终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当她看到苏姗娜宣布代表已过世的黎保中向华东三省灾民捐赠180万元港币时，心情无限激动，热泪盈眶，泪珠挂满那生着皱纹的脸颊。她为有这样一个女儿而感到骄傲和幸福。由于心情过分激动，她感到胸闷和一阵阵的剧痛，但她还是忍着看下去。当她听到苏姗娜宣布泰国AS集团董事长黄书平夫妇向灾区捐赠320万元港币时，脑海里突然出现一个信息：“黄书平，这个人名多么熟悉呀，过去就听过保哥提过他。”但她始终无法确定这个黄书平究竟是谁。后来她看到苏姗娜亲热地拉着吉奈秋的手登台，两人长时间热烈拥抱时，虽说她患有老年痴呆症，但突然间认出了，这个吉奈秋不正是苏姗娜的生母梁璇秋吗？“抹阿玲！”（印尼语“阿玲的妈妈”）一声脱口而出，声音出奇的大，由于过度兴奋，她突然间感到天旋地转，经受了一阵眩晕后，仍靠稳皮沙发扶手，颤巍巍地喊她的女婿过来，指着电视机的画面说道：“丹辛桑，迪耶，抹阿玲”（陈先生，那是阿玲的妈妈）！她继续用手指着同苏姗娜紧紧拥抱着在一起的梁璇秋说。女婿陈天福是出生于中爪哇的峇峇，不会说中国话。此时，他以为岳母长时间看电视，引发神经错乱，赶忙给她倒了一杯开水喝，借以稳定她的情绪，然后和气地对她说：“迪耶布干抹阿玲，抹阿玲底西尼。”（意为她不是阿玲的妈妈，阿玲的妈妈在这里。）说完用手指着老人家。老人情绪始终未见稳定，仍很激动地说：

“沙耶布干抹阿玲，抹阿玲……”（我不是阿玲的妈妈，阿玲的妈妈……）老人家继续用那颤抖的右手指着电视机画面上的吉奈秋，断断续续地说：“抹阿玲……娘惹……娘惹梁……梁……璇秋……”（阿玲的妈妈……太太……梁太太……梁璇秋太太。）片刻，再也没听到她的话音了，她已经躺在地下一动不动了。女婿见此情景，一时手忙脚乱，不知所措，他慌里慌张地用那刚学到的广东话大声地喊着女佣：“阿婶，赶快打电话请‘鹿得翁’（黄医生）来，快，快。”然后，他独自将老岳母扶上沙发，用手摸老人家的脉搏，很微弱，几乎感触不到；再试探她的鼻息，似乎还有点气息；他到室内去拿血压计，一量血压，舒张压10毫米汞柱，收缩压也只有30毫米汞柱。他顿时感到情况严重，立即打电话到赈灾义演晚会，要苏姗娜马上回家。苏姗娜一回到家，看到妈妈躺在皮沙发上，她俯在老人家身上，一阵不祥的预感令她惊慌失措，老人家双手冰凉，已经探不到气息了。“医生，医生怎么还没有来呢？天福，你没叫医生吗？妈妈怕是不行了！”“阿婶已经打过电话了……”她的丈夫答道。正当夫妇俩一筹莫展、焦急万分之际，门铃响了，陈天福连忙去开门，只见黄医生手提医药箱，慢条斯理地跟着陈天福走进来，也不向苏姗娜等人打个招呼，便径直走向病人躺着的沙发边，然后不慌不忙地将医药箱放下，随即拿起听筒，便给林翠玉听诊，又摸了摸她的脉搏，用手探了探她的鼻息。只见黄医生的脸色深沉，双眉紧锁，一声不吭，然后又翻了翻病人的眼皮，用小手电筒照了照眼底，已见病人瞳孔放大。黄医生瞧了瞧身旁这两位因精神过分紧张而发呆的夫妇，摇晃着脑袋说了一句：“你们赶快准备后事吧！”说完，这位虔诚的天主教徒在胸前上下左右点了四下，说了声：“阿门，愿抹阿玲的灵魂早日升上天堂！”

苏姗娜离开会场后，赈灾义演晚会还没有结束，梁璇秋怏怏不乐，无精打采地对丈夫说：“书平，我们回去吧！”“还是等晚会结束再走吧。”黄书平这样答道。晚会还没有结束就这样不辞而别，对于他们这样有身份的人，特别是当场认捐320万港币的人来说，似乎不太礼貌。“现在就走，我感到很不舒服。”“也好，现在就走。”两人商量后，便悄悄地离开会场。

上车后，黄书平一再嘱咐司机把车开慢些，因为太太身体不舒服。梁璇秋上车后，躺在皮沙发坐位上，她眯着双眼养神，想趁这半个多钟头的车程好好休息一下。谁料上车后，不知触着哪条神经的兴奋点，往事如电视剧一样，一幕幕地展现在眼前，她无法平静下来；有时又感到无限的幸福：她已经找到自己的女儿，并且长时间地同她拥抱，这是她企盼多年的幸福时光呀，但这幸福稍纵即逝，如今又变得如此渺茫、失落。她又深深地陷入“有女不能认”的痛苦中……“吴爱玲，她的命多苦呀，即使我给她50万甚至100万美元，都没法补偿我对她的伤害。这孩子，她的命多么苦呀……”她脑海中反复出现悔恨和痛苦的回忆。

赤道城，天快昏暗，眼看一场热带风暴就要到来，正在赤道城支部开会的梁璇秋突然感到一阵子腹痛，她下意识地摸了一下小腹便便的肚子，似乎是小家伙在那里蠢蠢欲动，她急忙离开会场，到办公室找吴任宁。此时，他正忙着处理一件急事，漫不经心地说：“不会这么快吧，离预产期还有十来天。我实在脱不开身，你先回家休息一下，我处理完这宗事便去看你！”说完，便继续办他的公事去了。“他毕竟是省委书记呀，工作这么忙，这倒是真的，我还是照他说的，自己先回家吧。”梁璇秋拖着笨重的身躯，步履维艰地慢步行走。从支部到她家里，大约有半个钟头的路程，当她走不到三分之一的路途时突然感到腹痛加剧，已到难以忍受的程度，心脏的跳动也在加速，满头大汗，下身又感到湿漉漉的。她虽然是第一次怀孕，但凭着女人的自我感觉，羊水已破，BB快降生了。如今正在回家的路上，如何是好？她只好强打起精神来，勉强走了几步，不行，实在走不动了。此时，羊水直往腿部滴。好在不远处正停着一辆“北闸”（三轮车），她连忙向车夫招手：“北闸”很快驶了过来，车夫是一位叫阿拉汗的熟人，是系统工会的小组长。阿拉汗一见是梁璇秋，便主动地同她打招呼：“娘惹苏卡麟，格马那（苏卡麟太太，到哪里去）？”梁璇秋疼痛难耐，只是比划着要上车，阿拉汗见状也不多言，便轻轻地扶她上了三轮车。梁璇秋坐稳后，艰难地喘着气说：“查兰默地卡帝门……鲁马沙吉（独立东路……医院）。”阿拉汗掉转了车头，便慢慢地踩着三轮车，往独立路方向走，因为独立路重新拓宽，路面的沙石还没有压平，如果踩得太快，车子摇摆震动太大，怕梁璇秋受不了，因此阿拉汗总是小心翼翼地慢慢蹬着，有时还下车推着走，但梁璇秋的腹痛已经到了难以忍耐的地步，她再三恳求阿拉汗蹬快点。阿拉汗回头一看梁璇秋那刷白的脸色和疼痛难忍的样子，才意识到娘惹苏卡麟是快临盆了，不得已加速了双腿的活动频率。三轮车行走在沙石路上，颠簸得非常厉害，但没办法呀，娘惹苏卡麟要生孩子了，也顾不了车子的颠簸，阿拉汗拼命地蹬着三轮车，这可是生死时速呀。当三轮车快到医院，大约离医院门口不到两百米时，突然天色



昏暗，大风骤起，热带暴雨从天而降，哗啦啦地下起瓢泼大雨来了。突然间，哇地一声叫，小BB在热带暴雨中诞生了。小爱玲急于探索这神秘的世界，提前破壳而出，成了“生在裤裆里的女孩”。她一出世，人们就这样称呼她，是昵称，也带有几分嘲笑。……

1965年“9·30”事件后的第二天，晨曦初显，赤道城虽地处热带，但海风习习，凉气爽人，梁璇抱着在摇篮中熟睡的小爱玲，包扎好背包，将她背在身上，踩着自行车，一下子踩了一个多钟头，行程10多公里，母女俩到了郊区的乌如渔村避难。一天夜晚，当小爱玲还在梦乡的时候，梁璇秋急急忙忙地走入小宝宝的卧室，含着母爱的热泪，轻轻地吻了一下小爱玲的脸蛋儿；就这样地离开了她，一别就是二十几年。

我对她的关怀太少了，她从来就没有得到她应得到的那份母爱；我也从未尽过作为一个母亲应尽的责任。“阿玲，我太对不起你了，即使50万、100万甚至更多的美元，都没法补偿你失去的那份母爱，而你的爸爸死得更惨，当时我为什么要离开他，如果我们在一起，或者他不会惨死在老港……”她陷入痛苦的沉思中，下意识地喃喃自语：“阿宁……你死得好惨呀，阿宁，我真想去老港……”

（本文摘自黄新聪文集《逝水留痕》长篇小说《赤道城故事》第二十五章）

-----难忘咖喱香上接第10面-----

1955年冬天，我到上海出差，无意间在南京东路又闻到咖喱香味，那是从一家餐馆飘逸出来的，我抬头一看，原来是广东老字号“大三元”！贴在玻璃橱窗上那五颜六色的菜单上，的确有“咖喱鸡饭每份3.5元”字样。我虽身着军装，但机灵的小伙计从我的口音中辨认出我也是老广，便改用广东话同我交谈，态度显得那么亲切、和蔼而又殷勤。入座后，我要了一份咖喱鸡盖浇饭和一杯饮料。这是我离开印尼后，在国内吃到的第一餐咖喱，味道还可以，香料和辣味很足，就是少了椰香味，看得出在烹调时是用牛奶代替椰浆的。第二次吃到咖喱鸡，是1956年夏天在北京王府井大街东安市场附近的“广东饭店”，这家饭店的咖喱显然也是没用椰浆，但色香味明显优于上海的“大三元”，尤其是烹调时加上了土豆，咖喱汁成糊状，更有印尼咖喱的风味。

我回国后吃到地道印尼风味的咖喱是1957年夏天回广州探亲的时候。我们家是1956年回迁祖国的，我当时因工作关系没有回家探亲，事隔一年，母亲留着她从印尼带回来的咖喱调料，为我烹制了一次印尼风味的“咖喱鸡”。按当时国内的条件，要烹制咖喱菜肴困难不少。她带回来的调料有不少已经用完或者送给了亲戚，有几样调料还要到外面买，如豆蔻、芫荽子；有的材料如香茅、黄姜、南姜还要到生产队去找；最麻烦的还是椰浆，虽然大哥的朋友从海南岛带来了两颗椰子，但椰子要去皮破壳，取出椰肉后还要擦丝榨汁。由于没有特制的工具，这道菜肴——“咖喱鸡”，几乎用了半天时间才做好。当吃到母亲做的色彩缤纷、飘逸着浓郁香辣味的“咖喱鸡”时，内心真有说不出的激动，仿佛时光倒流了十几年，脑海里又重现了当年一大家子人在地下围席上，吃着被爷爷称为“番人菜”的咖喱鸡的情景。

在黑龙江省工作期间，我也泡制过咖喱鸡，用的是上海食品公司出品的咖喱粉，味很淡，几乎闻不出咖喱香味，后来我写信告诉了家里，母亲回信说，国内调制的咖喱粉味道比较淡薄，她要我买些芫荽子和小茴香加上，我照她说的办，果然咖喱香味浓了些。在东北要烹调咖喱，那是困难重重的，因此我未曾做过“咖喱鸡”请客，人们也不知道我爱吃咖喱；不然在文化大革命中，可能又是一条比吃“荷包鸭”更大的罪状——在“宣扬封建修思想”之后，增添上“迷恋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批判词！

1976年回到广州后，我也经常煮咖喱，但很多亲友反对，认为广东气候热，而咖喱是属于辛辣食物，燥热，因此不宜多吃。殊不知咖喱是健康食品，咖喱调料中的小茴香、豆蔻、八角、辣椒等有健胃、促进消化，除虫杀菌、驱湿散寒的功效；姜黄素则有行气、活血、止痛的作用，对风湿症、妇女经痛有很好的疗效。最新医药界研究表明，咖喱的姜黄素有抗癌的作用；英国的医学家更认为咖喱可预防老年痴呆症。因此适当的吃些咖喱还是有益健康的！

选自新浪博客《羊晚赤道人一黄新聪博客》

罗湖桥之梦

黎明祥



解放前之罗湖桥

我的一生做过许多的梦，但醒后即消逝。唯独罗湖桥，从我还是少年时期开始，直到今日，对她总是梦不断，情不断，感慨不断，永远留驻我心中。

当年，我生活在印度尼西亚的西加里曼丹省二渡港，这是一个美丽的渔村。渔村不大，近百户华侨人家聚居在一起。从坤甸到山口洋的公路穿过渔村，这里消息灵通，人们也很关心国家大事。

1949年10月1日，传来了一个振奋人心的喜讯：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飞越万里长空，传到我们美丽安宁

的渔村来！全村沸腾了，比过春节还热闹。老一辈华侨万分激动，扬眉吐气，深感到当了一辈子的“海外孤儿”，如今终于有了祖国强大靠山，可以堂堂正正地做中国人了。埋藏在广大华侨青年学生一代心中的“回唐山去”的宿愿，像山洪暴发似地迸发出来，顿时掀起了一股回国热潮，一批批，一群群青年学生，从四面八方涌向香港，踏过罗湖桥，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打从我上小学起，就常听到长辈们和老师谈起罗湖桥这个名字，到了新中国成立前夕，听到罗湖桥的声音更多更响亮了，听到了她热情的呼唤。从此，罗湖桥常常闯进了我的梦乡。

我梦中的罗湖桥，各式各样，千姿百态，有的似亭亭玉立的少女，有的似银丝飘髻的老翁，有的似体高臂长的巨人，有的似珠光宝气的贵妇……，是金桥？是银桥？是仙桥？罗湖桥啊，你到底是什么样的桥？你已成了我梦中神秘莫测的桥。

1950年上半年，我在坤甸振强中学就读不到一个学期，就离校准备回国。1951年底，离我回国的日子越近，听到有关罗湖桥的事就越多。一位阿伯说：“到了香港，不算到了唐山，英国佬还霸占着它，听说要走过很长的罗湖桥，才算进入唐山大门。”一位大叔说：“过罗湖桥要小心的，‘蒋该死’还经常派飞机去轰炸。”邻居阿婆说得更吓人：“过了罗湖桥，很冷的，不小心耳朵会冻掉的。”她还真是好心人，给我送来了足有半公斤重的黄腊，叮嘱我带回去防寒防冻之用。

离别那天早晨，母亲为了请“大伯公”保佑我，领着我到庙里烧香叩头。在他们老一辈人看来，回唐山最难闯的鬼门关是“七洲洋”。他们清楚地记得，祖辈们被卖“猪仔”到南洋时，许多人就是葬身大海的。不过，在我的脑子里想得更多的是怎样过罗湖桥。因为，现在过大洋已是很平常的事了，我们坐的是大火轮，很安全，更重要的我现在持的是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不像祖辈们过去手持的是卖身契，谁还敢随便把我们扔进大海！

果然，我们坐的火轮很顺利地闯过了汪洋大海，抵达了东方明珠——香港。现在摆在我面前的就是如何过罗湖桥。轮船刚驶进维多利亚港，就被两艘香港水警巡逻艇包围了。不一会儿，十几个荷枪实弹的黑衣警察爬上火轮，然后把把我们这批从西加里曼丹各地来的几十个十几岁的学生押上岸，一直押上火车。火车开了，这些黑衣人没有下车，显然，还在监视着我们。我们一路高歌欢唱回国前学会的《东方红》、《歌唱祖国》、《团结就是力量》。不知不觉中，火车缓缓地停住了。同车厢的香港阿伯站起来对我们说：“罗湖桥车站到了。”我们听了，十分兴奋，赶紧收拾行李下车，排着队随着人流往前走。

走了不远，一座木桥便出现在眼前。这是一座普通的木桥，普通得就像乡间常见到的那种不加修饰的木桥。也许是长年累月的饱经风霜，木桥很破旧，周围是一片荒凉景象，杂草丛生。从桥下小河发出的阵阵臭气扑鼻而来。桥约20几米长，中间有一道警戒线，两边用铁丝网拦着，各开着一扇小门，小门两边各站着武装的香港警察和新中国边防战士。人流就从这小门过去，显得忙乱、紧张。难道，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罗湖桥吗？我真有些不敢相信自己所见到的这一切。“是罗湖桥，没错！”走在我们旁边的阿伯对我们说。大家听了，不约而同地大喊大叫：“我们快过罗湖桥了！”接着又有人喊：“你们看，前面有五星红旗！”大家抬头看去，又是一阵欢呼雀跃。

这时，我好像才从梦中醒过来，睁大了眼睛，望着那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同大家一起大踏步地迈向罗湖桥。当我们一踏上罗湖桥的时候，大家情不自禁地含着热泪唱起“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嘹亮……”，一齐扑到桥北端的小门。解放军见我们是侨生，抢先迈出一小步，把我们一个个地拉了进去。我们紧紧地握手、拥抱。

我们过了罗湖桥，边防战士领着我们到海关楼办理入境手续，行李都免检，很快就办妥。真没想到，想多看两眼罗湖桥都来不及，便匆匆地赶上北去的列车。我坐在火车上，心情久久地不能平静下来。虽然我见到罗湖桥时间是这样的短促，但却给我抹去了我梦中罗湖桥的神秘面纱，留下了一座既普通又不寻常的历史之桥的深刻印象。尤其那桥两端的铁丝网，那铁丝网的小门，那小门隔着两个世界，这种情景，又是这样地令人寻思、难忘，深深地拨动着我的心——一个已经归宿的年轻人之心。

罗湖桥啊，共和国的南大门，你将永远铭刻在我们的心中。

我们这些从小生活在热带的人，乍一到了北京，换了个天地。这个城市的各类学校，都有许多归侨在那里读书，我读的学校是汇文中学，无论是国内同学，还是侨生，大家相处融洽，课余生活丰富多彩，真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朝气蓬勃，天天向上，这就是后来我们常常怀念的“黄金时代”。当然，许多侨生在北方生活，最不习惯的就是吃食堂。那时学校的伙食，都是常年“一惯制”：什么时候吃高粱米、啃窝窝头、喝棒子面粥，什么时候吃熬茄子、煮白菜，每天每周每月都是千遍一律，总不变其味。虽然如此，时间稍长，也入乡随俗，同甘共苦，没有怨言，大家一视同仁，没有特殊分子。我对这些倒习惯，如果说有不习惯的话，就是吃鱼比登泰山还难。到了困难时期，那时我已经在天津河北大学上学，别说吃鱼，就连窝窝头也啃不上了，吃的都是野菜，“瓜菜代”。许多同学，老师都“胖”了起来，浮肿了。政府为了照顾归侨，采取了特殊供应措施，每个月供给一定量的大米。我们侨生成了“特殊阶层”。但是有许多侨生放弃了这种特殊享受。困难、饥饿、浮肿，现在想起来还真有点后怕。可是，也真怪，越困难，人们的心越齐、越团结。从新中国诞生起，从世界各地回国的归侨人数，据说高达6位数字。然而，在这时期，大部分归侨都安心留下同祖国人民一起同甘共苦，除了个别人外，再没有人从罗湖桥出去的。



解放后之罗湖桥

在经受了三年的困难时期之后，我从大学毕业了，校方把我留在学校工作。工作没几年，正是壮志凌云为国效力之际，一场文化大革命席卷了祖国大地。这时，对我们归侨，“资产阶级小姐、少爷”这类帽子已经太小了，换了个什么“里通外国”、“特嫌”、“现行反革命”、“牛鬼蛇神”等等，一顶顶莫须有罪名的大帽子往你头上戴。对许多归侨来说，皮肉之痛都能忍受，而精神上、人格上的污辱，却是人生中最大的痛苦，难闯的鬼门关。人能活几次？只有一次。要把只有一次的生命延续下去，不为别的，只为了给自己创造一生清白而有价值的生命。我和许多归侨一样，坚持着这条信念。

我进了“牛棚”，后来又到了农场接受改造。到了农场，我似乎“解放”了一半。农场坐落在有北国江南水乡美称的白洋淀，是抗日时期“青纱帐”游击队的圣地，出产的清水稻也很有名气。这里确实是一个广阔天地，风光很美，能呼吸到“牛棚”里呼吸不到的新鲜空气。来这里的人大部分都是同病相怜的，有共同感受，三三两两在一起时，可互诉衷情。分配给我的任务是同一位老教授一起下稻田轰麻雀，“看好”那位教授。这位老教授，是国内知名学者，我猜测，让我“看好”他，不外是别让他自杀、逃跑和乱说乱动。也许我这个猜测是多余的，像他这样“久经考验”的“老运动员”，还担心他走绝路？“乱说乱动”，他更用不着，这些师长们，在旧社会苦了一辈子，祖国新生了，有了安定的生活、工作环境，一生无所求，只求自己一生清白，把书教好，图个桃李满天下。我打心眼里没有理由不看好他，我同他分了工，让他呆在大堤上的茅棚里看守，我下到地里同麻雀周旋。这对我来说是两全其美的事，一是照顾了老教授，二是我可在稻田里偷闲到河沟里去摸鱼。轰麻雀、摸鱼，这让我重温了在二渡港渔村的童年生活。我有时能摸上几条鲫鱼上来，用柴火烤着吃。我和教授同享受，他很开心，说：“我们真是逃避了现实，来到世外桃源，还让我第一次尝到你们南洋风味的烤鱼。”我俩都乐了起来。

其实，在这段日子里，所谓开心，只不过是痛苦的掩饰下，在特定的环境里的一时表露罢了。越是在这种默默的痛苦环境中，我有时会一个人静静地坐在小河边思念往事，以减轻眼前的苦闷与愤懑，增强勇气与信念。我是多么思念啊，思念海外的亲人；思念那无边无际的椰子林和碧波万顷的大海；思念那父亲叫我升起的新中国国旗；思念那第一次看到罗湖桥和罗湖桥上空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神州大地啊，你真的变了吗？黄河长江，你真的停止奔腾了吗？当时，不单是我，这也是千千万万人们在思考，在担忧的问号，但周围的人谁也不会给你一个明白的答案，即使有人明白，也会把答案埋在心里头。